



韩愈全集

【唐】韩 愈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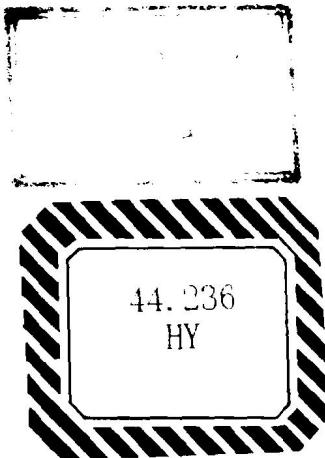


0842183



韩愈全集

【唐】韩 愈 著
钱仲联 马茂元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韩愈全集

〔唐〕韩愈著

钱仲联 马茂元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函套书名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3 插页5 字数337,000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5325—2260—1
I·1149 定价 23.60元

前　　言

韩愈，是我国古代继司马迁以后最杰出的散文大家，又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政治家。由他和柳宗元倡导的唐代古文运动，是中国散文创作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一运动获得成功，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古代散文乃至整个古典文学的发展进程，韩愈由此被誉为“一代文宗”（元辛文房《唐才子传》）。

韩愈，字退之，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卒于穆宗长庆四年（824）。他原籍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韩姓的郡望是昌黎（今辽宁省），因此他自称“昌黎韩愈”，人们也称他为韩昌黎。韩愈虽然出身在一个官宦家庭，父亲韩仲卿做过潞州铜鞮县尉、武昌县令等官。但韩愈幼年特别不幸，母亲在他出生两个月就离开人世，父亲又在他三岁时去世。从此，韩愈便由长兄韩会抚养。可在他十三岁时，韩会又病死了。艰难的家世，磨炼了韩愈奋发向学、报效社会的志向。他七岁开始读书，“日记数百千言”，十三岁便能写文章。在给友人的诗文中，韩愈说：“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岳阳楼别窦司直》），“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經于心也；当今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表达了关心国家兴亡的政治抱负。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十九岁的韩愈来到京城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一连考了四次，才于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接着，为博取官职，韩愈又连续三次参加吏部举行的“博学宏辞”科考试，但均未中选。韩愈极度灰心，于贞元十一年（795）五月，离开京城东归洛阳。第二年，才被宣武节度使董晋辟为观察推官的小官。这年他正

二十九岁。以后，韩愈又做过一些地方小官，于贞元十七年（801）来到京师听候调选。十八年春，授四门博士，十九年，迁监察御史。二十年，他因事被贬到广东阳山做县令。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死，顺宗继位，韩愈被调到郴州待命。元和元年（806）六月，被召拜国子博士。以后官职屡经调迁，有升有降。元和八年（813）三月，被任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职掌编写国史；九年十二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负责为皇帝撰写百官任免的命令，从此进入了统治集团的上层。以后，韩愈历任刑部侍郎、兵部侍郎、国子祭酒、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等要职。这期间，他曾因反对宪宗供奉佛骨，而被放逐到广东潮州和江西袁州做刺史，不久又被召回京。穆宗长庆四年夏历十二月初二，五十七岁的韩愈病故于首都长安，赠礼部尚书。

韩愈一生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个朝代。这段时间，正是唐王朝的多事之秋。韩愈出生的前五年，即代宗宝应二年（763），朝廷刚刚平定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但是，藩镇割据的祸乱，并没有因此得到彻底解决。一个个称霸一方的节度使，拥兵自重，父子兄弟相传，不听朝廷号令，以致终唐王朝之世又多次发生地方割据势力反叛中央的军事冲突。统一的封建国家时刻处于被分裂的危险之中。韩愈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坚决维护国家统一。他不但这样主张，而且身体力行，付诸行动。唐宪宗时，韩愈积极协助宰相裴度，任行军司马，参予了朝廷平定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叛乱的军事行动，回到京师，韩愈以军功擢升刑部侍郎。穆宗长庆元年（821），朝廷派往镇州（今河北正定）的节度使田弘正，被兵马使王廷湊杀掉。穆宗为此调发十五万大军前往讨伐，但迟迟攻打不下，反而被王廷湊围困了河北重镇深州（今河北深县）。第二年二月，穆宗派遣韩愈去“宣慰”（实则为斡旋调停）镇州叛军。此时的韩愈，已是五十五岁的老人。穆宗为此诏谕韩愈可以见机行事，不一定亲自身入叛军。韩愈却说：哪有接受了君命而顾惜自身犹豫不前的道理！遂策马疾驰深州。面对杀气腾

藩的叛军，韩愈义正辞严，晓以利害，又巧妙利用叛军的内部矛盾，终于迫使王廷凑解除深州之围。宋代文豪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赞扬韩愈“勇夺三军之帅”，就是指的这件事。

韩愈生活的中唐社会，唐王朝已经度过了它的繁盛时期。战乱连年，军费浩大，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加剧了广大民众的贫困，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面对这种情况，韩愈能够尽力为民众做一些好事。他在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时，把已被没入为奴隶的七百多名男女青少年，统统赎还给他们的父母，并且废除了负债过期不还子女没入为奴的陋俗，使更多的穷苦人避免了沦为奴隶的悲惨命运。贞元十九年（803），关中大旱，饥民遍野。韩愈时任监察御史，毅然为民请命，向德宗上了《论天旱人饥状》，如实描绘了“田种所收，十不存一”，和灾民“寒馁道涂，毙踣沟壑”的惨状，戳穿时任京兆尹的李实对皇帝所说“今年虽旱，而谷仍好”的谎言，请求特赦停征京畿百姓当年的赋税。结果，他因得罪权臣，被贬到广东的阳山去做县令。类似的事情，在韩愈一生宦经历中，还有不少。

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的事件。这年正月，梦想长生不老而一心向佛的宪宗，派人把凤翔县（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的佛骨（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的指骨）迎进皇宫供奉，三天后，又送到寺院公开展览。一时之间，举国上下弥漫着一片佞佛的气氛。韩愈对佛教一贯持坚决排斥的态度，这时立即作出反应，写了措辞尖锐的《论佛骨表》，向宪宗进谏。表中历数佛教对国家的危害，并说自东汉以后奉佛的皇帝都短寿夭折，因此不可奉佛，提出“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宪宗看后大怒，认为韩愈是诅咒他早死，作为人臣而如此狂妄，罪不容赦。幸亏宰相裴度、崔群竭力为韩愈辩解，韩愈才幸免一死，被贬到几千里外的潮州（今广东潮安）去做刺史。在中唐社会，奉佛是关系到唐王朝命运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当时，佛教寺庙遍布全国，他们兼并土地，侵吞税户，以致形成“十分天下之财，而佛

有七八”(《旧唐书·辛替否传》)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唐王朝的财政收入。佛教的盛行,还在思想、道德领域对儒家的正统地位构成巨大威胁。这自然要引起韩愈的犯颜极谏了。宋朝的苏轼,曾用“忠犯人主之怒”来评价这件事情。

韩愈自称“生七岁而学圣人之道,以修其身”(《上宰相书》),在《答李翊书》中,又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综观他一生的言论行动,确实是以儒家的正统观念作为指导思想的。他维护国家统一,关心民瘼,反对佛教,都能从中找到思想渊源。这一思想,同时又贯穿在他领导的古文运动之中。不过,韩愈在有些时候,也表现出钻营奉承、怯懦软弱的一面,成为其“盛德之累”。他在中进士后参加吏部考试时,为热中求官的欲望所驱使,曾三次给宰相上书,三次登权贵之门,以求“垂怜”赏给官职。贞元十九年京师大旱,被撤去四门博士的韩愈为得到新的任命,卑躬曲节地给受到德宗宠幸而谎报旱情的京兆尹李实写了封阿谀逢迎的信,违心地吹捧他治理京师“条理镇服”,虽遇大旱,但“盜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了不久,担任了监察御史的韩愈,又对同一个京兆尹李实的不恤民情,作了猛烈的抨击。韩愈因上《论佛骨表》被贬到潮州后,立即给宪宗写了封《谢上表》,承认自己“狂妄愚蠢,不识礼度”,表示自己是罪有应得。人是复杂的,韩愈的身上就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应该从主流和大节上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

韩愈的名字彪炳史册,主要是由于他在文学革新事业方面的卓越建树。我国古文的散文,在先秦和两汉时期,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当时以《左传》和《史记》为优秀代表的散文,崇尚的是一种古朴精炼、随意长短的风格。但是魏晋南北朝以后,骈体文逐渐兴盛起来,并在文坛上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文体忽视文章的思想内容,一味在声律、对偶、辞藻、典故方面斗巧弄奇,造成文风的萎靡和形式的僵化。韩愈之前的有识之士,已经提出过革新文风的主

张。比如北朝西魏的宇文泰，北齐的颜之推，隋朝的李谔、王通等，都在这方面作过不懈的努力。但是由于他们都只是就事论事，仅仅偏重文体形式的革新，而且缺乏群众基础，因而未能扭转这一颓风。直到唐代初年，骈文依然风靡文坛。到了武则天称帝的时候，唐代文学革命的先驱者陈子昂，发出了文学革命的信号。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格，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
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繁竟丽，而兴寄都绝，每以永
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这段话，被人们认为是唐代文学革命的宣言。它打出“复古”的旗帜，提出恢复《诗经》“风雅”、“汉魏风骨”的主张，对后来的韩愈和柳宗元建立古文运动的理论，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陈子昂以后，又出现了不少立志改革文体的作家，如萧颖士、李华、柳冕、独孤及、梁肃等人。其中，古文家梁肃还直接指导过韩愈的写作。

韩愈、柳宗元领导唐代古文运动取得成功，是由于他们创造和提供了前代改革者所不具备的几个条件。首先，他们受陈子昂的启发，建立了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的最根本点，是将文章体制的革新与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结合起来。“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吏治腐败，佛教道教盛行，大唐帝国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如何来挽救时局这个问题，就摆在了当时的士大夫面前。恢复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儒家伦理道德，是一剂救世的药方。于是，韩愈等人打出了复古明道的旗帜。韩愈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中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不得见，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也。”又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柳宗元也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到了宋代，其后继者更发展为“文以载道”的口号。这一理论，在政治上是中唐时期社会矛盾的产物，因而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从社会需要看，当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

的队伍不断扩大，简捷明快的古文体式，自然适应了他们的文化素养，因而受到广泛的欢迎。而其在文艺理论上的意义，则是阐明了文艺作品中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韩愈等人认为，道，即内容及思想性，是作品的主体、灵魂；文，即形式及艺术性，是工具和载体。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六朝骈文瘠义肥辞、无病呻吟的弊病，强调了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的重要性。在强调作品思想性的同时，韩愈也十分重视它的表现形式，即艺术性，并没有把它放在无足轻重的附庸地位。他说：“文字暧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进撰平淮西碑文表》）克服只重思想忽视形式的偏颇，对于最终战胜骈文，显得十分重要。

其次，唐代古文运动与前代的改革者相比，从根本上改变了散兵游勇、人自为战的状态。韩愈和柳宗元，都非常注意团结同辈中的志同道合者，并十分重视培养提携青年一代，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文学革新的大军。韩愈不顾世人笑骂，毅然以青年人的老师自命。他在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时，利用自己的身份推荐了许多优秀青年，使他们相继中了进士。许多举子投奔韩愈门下，被称为“韩门弟子”。举例来说，贞元十九年冬天，韩愈被贬到阳山任县令。当年这里是人迹罕至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虎豹出没，可是仍有不少好学的青年，不畏艰险，远道赶来向韩愈学习。古文运动的两位倡导者韩愈和柳宗元，在政治观念、哲学思想等方面并不完全一致，为此二人经常用书信进行争论，有时甚至很激烈。但是通过论辩，反而加深了理解，增进了友谊，激励了双方目标一致地为争取古文运动的胜利而共同战斗。

第三，韩愈和柳宗元都创作了相当数量的散文作品，韩愈留下了三百多篇，柳宗元留下了四百多篇。这些作品以其与骈体文完全不同的崭新面貌，征服了当代文坛。其中韩愈的成就尤为突出。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称他“为文章盟主”，赞誉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一字之价，

“革金如山”。后人对他更是推崇备至，好评如潮。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宋代的苏轼赞扬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韩文公庙碑》），高度评价了他在扫荡六朝骈文靡风斗争中的功绩。

韩愈的散文，绝大多数都是紧密贴切生活现实，有感而发，极富批判精神。在《送孟东野序》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的命题：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这个观点，较之司马迁仅从个人遭遇出发的“发愤著书”论又前进了一大步。他的许多论说文，都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种种弊端发出的论辩。著名的“五原”（《原性》、《原毁》、《原道》、《原人》、《原鬼》），是对当时儒家道统受到破坏发出的批判；《师说》，是对士大夫之族“耻相师”不良风气作出的批评；《杂说·相马》是对埋没人才的现实作出的辨析；《讳辩》，是对青年诗人李贺因避讳而不得举进士所作的抗争……。这些论说文，说理透彻，逻辑严整，具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其记叙文，也有不少谴责了存在于社会各领域的不公平现象。在数量众多的给友人的书信和赠序中，韩愈在对他们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表示同情和宽慰的同时，又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弊政、陋俗进行了批判。至于那些向皇帝上书直谏的奏议，更是对朝廷的失误和大臣的误国作了尖锐的指责和抨击。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他所谓的“气”，是指作者个人秉具的精神气质和思想道德素养。他一贯强调，作家平时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这样才能写出好的作品。这也体现了他的以文载道的思想。他创作的散文，纵横开合，壮阔奔放，具有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的气势，呈现出一种刚健的美

感。

韩愈十分强调文章在表现形式上要有独创精神。他在《答刘正夫书》中说：

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写文章要学“古圣贤人”，即不可学骈文；二是学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意思是表现方法还得由自己来创造。他还有句名言，即写文章时“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他的散文，在体裁、意境、结构、章法、句式、修辞、语言等各方面，都体现了摈弃陈规、独辟蹊径的创造精神。他的散文根据所表现内容的需要，在形式手法上极富变化。对此，清人刘大櫆说：“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唯昌黎能之。”（《论文偶记》二二）极写出韩愈散文云谲波诡、变化万端的情状。他驾驭语言的能力极高，他的文字警策、精辟、生动、准确，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概括力和感染力。他善于熔炼古人的语言，铸造新的辞语，不愧是一代语言大师。他创造了大量的新的语句和词汇，如“不止不行，不塞不流”、“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刮垢磨光、贪多务得、细大不捐、驾轻就熟、俯首帖耳、含英咀华、佶屈聱牙、深居简出、求道于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牢不可破、冥顽不灵、大放厥辞、垂头丧气、面目可憎等，丰富了祖国的语言宝库，至今还在为我们所使用。

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在中唐时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到了晚唐五代，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又重新抬头。到宋代，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又举起文学革新的大旗，发起了宋代新古文运动，并获得了成功。唐宋古文运动的胜利，把中国古代散文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当中，韩愈的首倡发难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韩愈又是一位卓越的诗人，一生留下了四百多首诗篇。他的诗，与他的散文一样，具有深刻的现实内容。中唐时期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各种社会矛盾，诸如藩镇割据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天灾人祸给百姓带来的苦难，皇室厚葬的奢侈无度，达官显贵的飞扬跋扈，佛教道教的虚妄害人，都在他的诗歌中得到真实的反映。深情歌颂祖国的壮丽河山，是他诗歌的又一重要内容，抒发了他热爱祖国、热爱大自然的情怀。

韩愈的诗，从体裁上看，不受格律约束的古体诗占了一半以上。对此，后人分析说：“（韩愈）才力雄厚，惟古诗足以恣其驰骋。一束于格式声病，即难展其所长，故不肯多作。”（清赵翼《瓯北诗话》卷二）这是很有见地的。由于他“才力雄厚”，因此他的诗意境开阔，想象奇特，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气息。同时，他也不乏清丽俊逸之作。他的诗状物写人生动逼真，形象鲜明，表现了高超的语言技巧。“以文入诗”是韩愈诗歌的一个特色。这些诗，句法长短错落，语言浅近晓畅。他还把辞赋铺张扬厉的手法引入诗歌，增强了诗的气势，扩大了诗的意境。但是这样做，也给他的诗带来诗味不足、繁缛冗杂的缺点。后人对韩愈诗歌的评价，存在很大分歧。誉之者说他的诗“其力大，其思雄”，“为唐诗之一大变”（清叶燮《原诗》），这是就其诗气势雄健和扩大了诗的表现力而言的。贬之者说：“退之（的诗）押韵文耳，虽健美富赡，终不是诗。”（宋惠洪《冷斋夜话》引沈括语）则指出了它诗味不足的缺点。其实，他们都如实地道出了韩愈诗的得失。综合这两种意见，正是对韩愈诗歌比较公允的评价。

韩愈的诗文集，是在他死后由门人李汉编辑的。经过传抄、翻刻，到宋代，学者洪兴祖、方崧卿、朱熹、韩醇、樊汝霖等对之作了认真的校勘、注释和辑佚工作。南宋咸淳年间的廖莹中吸收这些成果，编为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注》。到了明代，徐世泰又对世綵堂本作进一步完善，复雕为东雅堂本《昌黎先生集》，成为韩愈集子最

通行的注本。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马茂元先生整理的《韩昌黎文集校注》,他是据近代古文名家马其昶先生的遗稿,把文集抽出来单独印行的。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钱仲联先生对韩诗重新系年编排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现根据上述两书,将韩愈的诗文合于一编,删去文集中与诗集重复的《石鼎联句诗序并诗》;并删除校注、笺释,仅存白文,以全集的形式贡献给喜爱韩愈诗文的读者和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

王桂林

1997. 2. 18

目 录

前言 王根林(1)

诗集

卷 一

芍药歌	(1)
条山苍	(1)
出门	(1)
烽火	(1)
落叶一首送陈羽	(1)
北极一首赠李观	(2)
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	(2)
孟生诗	(2)
岐山下	(2)
青青水中蒲三首	(3)
古风	(3)
重云一首李观疾赠之	(3)
谢自然诗	(3)
杂诗	(4)
马厌穀	(4)
苦寒歌	(4)
送汴州监军俱文珍	(4)

远游联句	(5)
答孟郊	(6)
醉留东野	(6)
知音者诚希	(6)
病中赠张十八	(6)
天星送杨凝郎中贺正	(7)
汴州乱二首	(7)
赠河阳李大夫	(7)
赠张徐州莫辞酒	(7)
嗟哉董生行	(7)
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	(8)
赠族侄	(9)
醍醐	(9)
汴泗交流赠张仆射	(9)
忽忽	(10)
鸣雁	(10)
雉带箭	(10)
从仕	(10)
暮行河堤上	(10)
驽骥赠欧阳詹	(10)
归彭城	(11)
幽怀	(11)
海水	(11)

送僧澄观	(12)
河之水二首寄子侄老成	(12)
卷 二		
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	(13)
赠侯喜	(13)
山石	(13)
送陆歙州诗	(14)
夜歌	(14)
哭杨兵部凝陆歙州参	(14)
苦寒	(14)
咏雪赠张籍	(15)
落齿	(16)
古意	(16)
题炭谷湫祠堂	(16)
利剑	(17)
湘中	(17)
答张十一功曹	(17)
同冠峡	(17)
次同冠峡	(17)
贞女峡	(17)
县斋读书	(18)
送惠师	(18)
送灵师	(19)
李员外寄纸笔	(19)
叉鱼	(19)
闻梨花发赠刘师命	(20)
梨花下赠刘师命	(20)
刘生	(20)
县斋有怀	(21)
君子法天运	(21)

昼月	(21)
醉后	(22)
杂诗四首	(22)
宿龙宫滩	(22)
郴州祈雨	(22)
射训狐	(23)
东方半明	(23)
卷 三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24)
遣疟鬼	(24)
湘中酬张十一功曹	(24)
郴口又赠二首	(25)
题木居士二首	(25)
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	(25)
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	...	(25)
岣嵝山	(26)
别盈上人	(26)
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 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 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	(26)
潭州泊船呈诸公	(27)
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 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	(28)
洞庭湖阻风赠张十一署	(28)
岳阳楼别窦司直	(28)
晚泊江口	(29)
龙移	(29)
永贞行	(29)
木芙蓉	(30)
喜雪献裴尚书	(30)

卷 四

春雪	(31)
春雪	(31)
春雪间早梅	(31)
早春雪中闻莺	(31)
和归工部送僧约	(32)
杏花	(32)
李花赠张十一署	(32)
寒食日出游夜归张十一 院长见示病中忆花九 篇因此投赠	(32)
感春四首	(33)
忆昨行和张十…	(34)
题张十一旅舍三咏 榴花	(34)
井	(34)
葡萄	(34)
赠郑兵曹	(35)
郑群赠簾	(35)
醉赠张秘书	(35)
答张彻	(35)
会合联句	(36)
纳凉联句	(37)
同宿联句	(38)
南山诗	(38)

卷 五

丰陵行	(40)
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联句	(40)
秋雨联句	(41)

城南联句	(41)
短灯繁歌	(44)
荐士	(44)
秋怀诗十一首	(45)
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	(46)
赠崔立之评事	(47)
送区弘南归	(47)
送文畅师北游	(48)
斗鸡联句	(48)
征蜀联句	(49)
有所思联句	(50)
遣兴联句	(50)
赠剑客李园联句	(50)
喜候喜至赠张籍张彻	(50)
赠崔立之	(51)

卷 六

元和圣德诗 并序	(52)
记梦	(54)
三星行	(54)
剥啄行	(54)
嘲鼾睡二首	(55)
酬裴十六功曹巡府驿途 中见寄	(55)
孟东野失子 并序	(55)
莎棚联句	(56)
赠唐衡	(56)
祖席	
前字	(56)
秋字	(56)
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	

用其韵	(57)
寄皇甫湜	(57)
崔十六少府摄伊阳以诗 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	(57)
送李翱	(58)
和虞部卢四汀酬翰林钱 七徵赤藤杖歌	(58)
送侯参谋赴河中幕	(59)

卷 七

东都遇春	(60)
感春五首	(60)
同窦牟韦执中寻刘尊师 不遇	(61)
送郑十校理 并序	(61)
送石处士赴河阳幕	(62)
新竹	(62)
晚菊	(62)
送湖南李正字归	(62)
月蚀诗效玉川子作	(63)
燕河南府秀才	(63)
学诸进士作精卫衔石填海	(64)
招扬之罘一首	(64)
辛卯年雪	(64)
李花二首	(65)
寄卢仝	(65)
谁氏子	(66)
河南令舍池台	(66)
池上絮	(66)
石鼓歌	(66)
峡石西泉	(67)

入关咏马	(67)
酬司门户四兄云夫院长 望秋作	(67)
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 子诗两章歌以和之	(68)
送无本师归范阳	(68)
送陆畅归江南	(69)
赠张籍	(69)
双鸟诗	(69)

卷 八

赠刘师服	(71)
和崔舍人咏月二十韵	(71)
石鼎联句诗	(71)
寄崔二十六立之	(73)
奉和武相公镇蜀时咏使 宅韦太尉所养孔雀	(74)
和武相公早春闻莺	(75)
游太平公主山庄	(75)
晚春	(75)
送进士刘师服东归	(75)
送刘师服	(75)
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 堂新题二十一咏 并序	(75)
新亭	(76)
流水	(76)
竹洞	(76)
月台	(76)
渚亭	(76)
竹溪	(76)
北湖	(76)